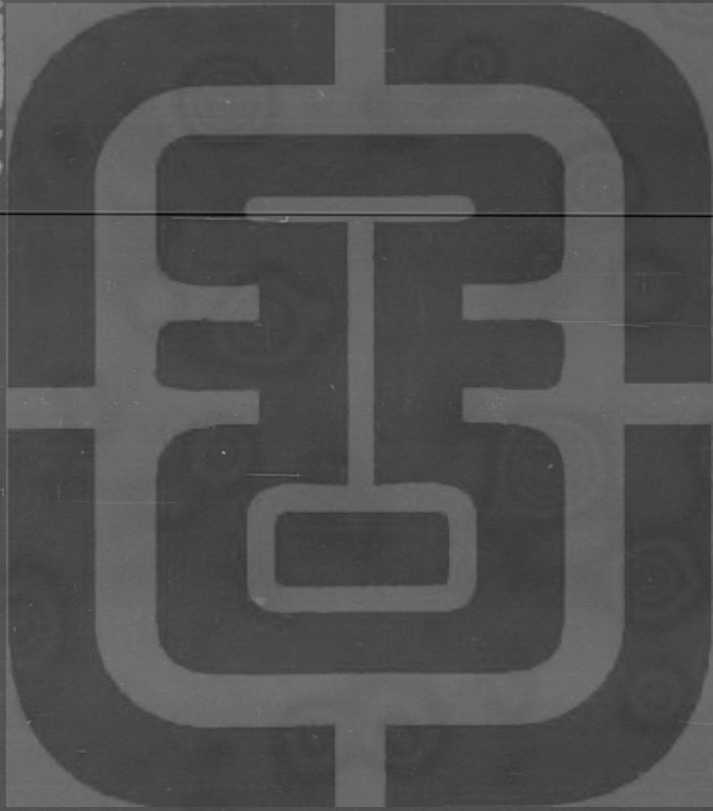


唐書



張源裴列傳第五十二

唐書一百二十七

宋祁奉

勅撰

張嘉貞字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終河東郡丞
遂家蒲州爲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
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
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
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爲能
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
賢邪召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障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
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

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醜其得人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爲鄴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大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即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

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聰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減死天子以爲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百年壽孰爲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效萬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爲相夜且半因閱大

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即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疆躁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爲嘉貞繕第會以賊聞有詔杖之朝堂嘉貞畏鱗染促有司速斃以滅言祕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仙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勲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仙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爲

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爲侍郎及皆相說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憚媚帝幸太原嘉祐以賊聞說誅嘉貞素服待罪不謁遂出爲豳州刺史說待其處喜貞銜悔謂人曰中書令幸二負何相迫邪踰年爲戶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督事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詢說不已於坐慢罵說源乾曜王峻共平解乃得去明年王守一死坐與厚善貶台州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封河東侯及行帝賦詩詔百官祖道上東門久之以疾丐還東都詔

賢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恭肅嘉貞
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有嗜進者汲引
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
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
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
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絡其坐後十年而爲中書
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勅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
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
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引萬年主簿韜
朝宗爲御史卒後十餘歲朝宗以京兆尹見帝曰陛下待

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沒子孫咸在廷張嘉貞晚一息寶
符獨未官帝惘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
賞

延賞雖蚤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妻
之肅宗在鳳翔擢監察御史辟署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府
思禮守北都表爲副入遷刑部郎中始元載被用以晉卿
力故厚遇延賞薦爲給事中御史中丞大曆初除河南尹
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里墟榛延賞政簡約輕徭
賦䟽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關完雄有詔褒美時
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賞知留守以兵屬

居五年治行第一召還會季少良劾元載陰罪載斥其狂
下御史臺治訊而延賞適拜大夫不滿所私出爲淮南節
度使歲旱民它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
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爲乃具舟遣之敕吏爲
脩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瓜步舟艫津湊而遙繫
江南延賞請度屬揚州自是行無稽壅會母喪免服除累
拜荆南劔南西川節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勗襲成
都爲亂延賞奔鹿頭戍勗亂不設備延賞謀知之遣將
叱于遂捕斬勗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三蜀疲罄及乘
幽臨狩糜用百出後更郭英又崔寧楊子琳亂益矜僭公

心蕭然延賞事爲之制薄入諱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
貢獻踵道及次梁倚劔蜀爲根本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劔南李晟總神策
軍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
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爲尚書
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爲韓滉識擢命滉移書道
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於是復
拜平章事旣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
晟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
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不許婚豈未忘也先時

吐蕃尚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澁亦請調軍食
峙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澁卒延賞揣
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雲達代之帝曰晟有社稷
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大尉兼中書令奉朝
請是夏吐蕃背約劫渾城將校多沒如晟等策故事臨軒
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
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劉玄
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併省其
負悉收粟料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即詔上州留上
佐錄事參軍司戶司兵司士各一員餘參軍留半中州減

司士上縣令尉具中縣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錄判官赤縣
丞簿尉各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內外始怨玄佐辭西討
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
解體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訾謗浸淫聞
於土延賞懼請詔州縣或考先滿或攝掌遇停限而官見
乏者聽在所擇省員有幹譽者權補以才不以資而大臣
馬燧白志貞韋倫表言省官太甚不可行會延賞疾困不
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曰成肅
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
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

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爲任
職子弘靖

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以蔭爲河南參軍杜亞辟佐其府
亞疑牙將令狐運劫餉緝弘靖直其枉亞怒斥出府裴延
齡爲德陽公主治第欲徙弘靖先廟上疏自言德宗異之
擢監察御史累遷戶部侍郎陝州觀察使徙河中節度使
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
元濟擅總留務憲宗欲誅之弘靖請先遣使者弔贈待不
恭乃加兵詔可進中書侍郎封高平縣侯武元衡遇害賊
未得王承宗邸廝卒張晏被告詔付御史臺劾驗有狀弘

靖疑御史傳致晏罪言之帝不聽遂誅晏并討承宗弘靖
曰戎事並興鮮有濟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治河朔議再
迂乃歸政以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未
及鎮詔伐承宗弘靖自以諫不聽思自効乃大閱兵請身
討賊詔許出軍無親往旣王師無功帝憶曩言下詔褒美
弘靖亦遣使間道喻承宗承宗款附召拜吏部尚書徙節
宣武宣武承韓弘虐政代以寬簡民便安之長慶初劉總
舉所部內屬請弘靖爲代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克盧龍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
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貴有輿而行人駭異俗

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
衆滋不悅旬一決事賓客將吏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韋
雍張宗厚又不通大體朕刻軍賜專以法根治之官屬輕
伐酣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其詬責士皆曰及虜嘗
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
任御之總之朝詔以錢百萬緡賚將士弘靖取二十萬市
府雜費有怨言會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弘
靖繫之是夕軍亂囚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貲婢妾執雍等
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
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辨幸

得脫歸即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
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
子肉飽狗鼠鴟鵂衆怒擊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
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
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貶弘靖太子賓客分司
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
少師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保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
佑皆器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為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
處無所規拂幽薊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
聚書畫侔祕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歷五世

無所增葺時號三相張家云子文規次宗裴度秉政引文規爲右補闕度出襄陽貶溫令度奏置幕府累轉吏部員外郎右丞韋溫劾文規父昔被囚逗留不赴難不宜任省署出爲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子彥遠博學有文辭乾符中至大理卿次宗開成初爲起居舍人文宗始詔左右史立螭頭下記宰相奏對旣退帝召見審正是非故開成時事爲最詳以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文規左遷改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李德裕再當國引爲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出澧明二州刺史卒孫茂樞字休府及進士第天祐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事貶博昌尉

嘉祐嘉貞弟有幹略方嘉貞爲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間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後貶浦陽府折衝開元末爲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衆疑畏嘉祐以周總管尉遲迥死國難忠臣也立祠房解被衆心三歲入爲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爲刺史又加神冕服遂無患

源軋曜相州臨漳人祖師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時太常伯流死嶺南軋曜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東奏課最頻遷諫議大夫景雲後公卿百官上巳九日廢射禮軋曜以爲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

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恡費而舊典爲虧臣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射謂春秋不可廢開元初邠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右爲王求才長史太常卿姜皎薦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見神氣爽澈占對有序帝悅之擢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累進尚書左丞四年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踰月與姚崇俱罷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內白鷹因縱失之詔京

兆督捕獲於野絰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寘罪苟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旨帝一不問衆伏其知體而善引咎八年復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子河南參軍弼爲絳州司功太祝絜爲鄭尉詔曰乾曜身率庶寮以讓旣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司者分任于外繇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說偕賜時議者言是

唐書列傳五十二
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
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東封還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
久之罷侍中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安陽郡公帝
幸東都以老疾不任陪扈卒贈幽州大都督乾曜性謹重
其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爲相十年與
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
晚節唯唯聯署務爲寬平惇太故鮮咎悔善敗爲嘉貞所
排雖得罪訖不申救君子譏焉族孫光裕亦有名居官號
清愿撫諸弟友義爲中書舍人與楊洎劉令植同刪著開
元新格歷尚書左丞會選諸司長官爲刺史光裕任鄭州

爲世良吏卒官子洎以雍睦保家士友推之天寶中爲給
事中襄州刺史安祿山犯河洛爲江陵大都督長史以禦
賊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懿

裴耀卿字以煥之寧州刺史守真次子也數歲能屬文擢童
子舉稍遷祕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掾丘悅文學章利
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即帝位授國子主簿累遷
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家門坐賈
預給以直絕徭歎之弊及去人思之爲濟州刺史濟當走
集池廣而戶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平驛科歛均省
爲東州知頤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帝歡甚謂張說曰

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錄牽外無它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齊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即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俄徙宣州前此大永河吐壤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決發詔而去濟人爲立碑頌德歷冀州入拜戶部侍郎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又持帛二十萬賜立功奚臣耀卿曰幣涉寇境不可以不備乃令先與期而分道賜之一日畢突厥室韋果邀險來襲耀卿已還遷京兆尹明年秋兩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往貞觀永徽時祿粟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寔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教粟爲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爲陝洛運費又益半爲營營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租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陝河益

唐書卷五十一 食貨志 漕運 耀卿 三

湍沮若廣漕路變陸爲水所支尚贏萬計且河南租船候
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
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顧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敖
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
運十數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祇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
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
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
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
較吏爲和市費遷侍中二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趙

城侯夷州刺史楊濟以贓抵死有石柱六十流古州耀卿
上言刺史縣令異諸吏爲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
笞事太過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牽頓
民且哀憐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
風俗意又雜犯抵死無杖刑必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
天其命非所以寬宥之也凡大暑決囚多死秋冬乃有全
者請令貸死決杖會盛夏生長時並停則有再生之實是
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
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傲未赴屯耀卿言於帝曰
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憂之恐不

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見若
不素講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
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
善又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奴
朝夕胖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師宜嚴
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天寶初進
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伐之上曰林甫至本
省具朝服劔佩博士導即官唱按禮畢就擢卿聽事乃帝
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
也擢卿曰比若眩不堪重衣又即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

林甫默然慙居一歲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謚曰文獻
子綜吏部郎中綜子佶

佶字弘正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等高授藍田尉德
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郛爲京兆政刻急本曹尉韋重
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義帝幸
梁佶奔見行在授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佶建議請討帝
深器之詔用盧杞爲饒州刺史與諫官執不可歷遷諫議
大夫黔中觀察使芾士文爲夷獠所逐詔佶代之部夷安
服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時李巽以兵部尚
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就本曹經構已半會佶至以爲不可

異雖怙恩而彊猶撤之時重其有守改吏部侍郎以疾爲
國子祭酒工部尚書卒贈吏部尚書謚曰貞信清勁明銳
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尤厚善既歿餘慶爲行服士林
美之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倦
倦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三
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伎弘靖窮於
權惜哉

列傳第五十二

蘇尹畢李鄭王許潘倪席齊列傳五十三

唐書一百二十八

宋 祁 奉 勅 撰

蘇珣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鄠尉時李義琰爲雍州長
史鄠多訟日至長史府珣裁決明辨自是無訢者義琰異
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垂拱初爲監察
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珣案牒按訊珣推之無狀或言
珣助韓魯者后詰之挺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
獄不足誘卿即詔監軍河西五遷右司郎中御史王弘義
附來後臣爲酷世畏疾莫敢觸其鋒會督伐材於號咎督

過程人多死珣按奏弘義坐免遷給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糜用億計珣上疏切諫見納中宗將斬韋月將珣執據時令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臺儀出爲岐州刺史復爲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株索支黨時睿宗居藩爲獄辭牽逮珣密啓保辯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多所舍貸擢戶部尚書封河內郡公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仕卒年八十一贈庾州都督諡曰文子晉數歲知爲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頴叔祕書少監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爲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會彙定屢獻

讜言天子嘉允出爲泗川刺史以珣老請解職奉養珣卒歷戶部侍郎襲爵遷吏部時宋璟兼尚書事晉與齊幹更典二都選旣胡名校判而晉獨事賞授當時譽之及裴光廷知尚書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廷以爲侮已出晉汝州刺史遷魏州終太子左庶子始晉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去武三思爲宋之孫等所發死晉厚撫其子漸爲營婚宦晉卒漸喪之者諸父云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屬邑

唐文傳卷三十一
一
豪蒲氏驚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摘其姦賊萬計卒論死
部人爭慶刻石歎頌遷明堂令以善政聞擢殿中少監檢
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循撫境內
獨無擾武后爾書褒慰長安中遷秋官侍郎忤張昌宗意
出爲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
爲語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加銀青光祿大夫其家
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神龍初擢大理
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以方發
生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後
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思而以他事劾思貞不得謁

思貞謂承嘉曰公爲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姦
臣圖不軌今將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慙怒劾思貞爲青
州刺史或問曰公敏行何與承嘉辯答曰石非能言者而
或有言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亦不知言何從而至治
州有績蠶至歲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歎曰是非善政
致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射
竇懷貞護作金仙玉貞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
讓之答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
害下又聽小人譖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闔
門待罪帝知之特詔令視事懷貞誅拜御史大夫累遷工

部尚書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黃門監謚曰簡思貞前後爲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聞

畢構字隆擇河南偃師人六歲能爲文及冠擢進士第補金水尉遷九隴王簿居親喪毀棘甚已除猶屏處立園武后召爲左拾遺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爲王構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出爲潤州刺史政有惠愛徙衛同陝三州遷益州府長史景龍末召爲左御史大夫會旱諸常治其黨衣冠多坐構詳比重輕皆得其情時李傑爲河南尹與構皆一時選世謂畢李封魏縣男復爲益州長史按察劔南振弊柅私號爲清嚴

睿宗嘉構脩絜獨行有古人風其治術又爲諸使最乃賜璽書袍帶再遷吏部尚書並遙領益州長史徙廣州都督玄宗立授河南尹進戶部尚書久之移疾帝手疏醫方賜之當時以戶部爲凶官遽改太子詹事冀其愈會卒贈黃門監謚曰景始構喪繼母而二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妹爲構服三年第栩以太府王簿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終荊州司馬構子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贈戶部尚書炕生垆始四歲與弟增以細弱得不殺爲賞口河北平宗人宏以財贖出之後舉明經爲臨渙尉徐州節度使張

建封高炆節聞堦篤行表署幕府攝符離令後調王屋尉以謹廉聞喜賓客家未嘗以有無計及歿無貲以治喪云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事遷累天官員外郎爲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爲豪力所兼傑爲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爲河東巡察黜陟使課最諸道先天中進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尹傑既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繇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

北郊司空少常

處俊等奏言顯慶

廢感帝祀而

祈穀昊天以高祖配舊祀感帝神州以元皇帝配今改祈穀爲祀感帝又祀神州還以高祖配何升降紛紛焉虞氏

禘黃帝郊

夏禘黃帝郊鯨殷禘嚳郊冥周禘嚳郊稷

謂禘者祭

圓丘郊者祭上帝南郊崔靈恩說夏正郊天

王者各祭所出帝所謂王者禘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則禘

祖郊始祖也今禘郊同祖禮無所歸神州本祭十

月以方陰用事也玄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靈恩謂祭神

州北郊以正月諸儒所言猥互不明臣願奉常司成博

士普議於是子儒與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等白

北郊月不經見漢光武正月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以正月武德以來用十月請循武德詔書明年詔圓方二丘明堂感帝神州 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五大帝於明堂子儒長壽中歷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封潁川縣男以選事委令史句直日偃臥不下筆時人語曰句直平配既而補授失序傳爲口實德言曾孫至忠自有傳敬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時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祕書內省參纂再遷著作佐郎兼脩國史從太宗伐高麗而帝名 戰山爲駐蹕播謂人曰鑾輿不後東矣山所以名蓋天意也甘茲後果然遷太子司議郎

且失信天下有詔百司參議卒論如前所全貸爲多俄授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且許黜陟守宰還奏稱旨封滎陽縣男遷太子賓客卒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第中宗神龍中爲左臺侍御史以剛鷲爲治所居人吏畏鷲呼爲早鷲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爲仁持文爲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萃之六二曰引吉無咎謂處萃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中正是託期於上

應之不括囊以守祿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
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
上也魏游肇爲廷尉帝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不從曰陛
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又言爲國當以嚴致平非
以寬致平嚴者非凝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
捨銜策以奔踈則王良不能御驛停藥石於膚腠則俞附
不能攻疾又言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
請帝垂涕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法吾
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
管以奢縱免官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

違若如公意我乃五兒之父非先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
子律乎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景雲
初以左御史中丞遷大理少卿時詔用漢故事設刺史監
郡於天下劇州置都督選素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齊州
都督事中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
海縣男太極元年兼御史中丞內供奉實封百戶出爲魏
州刺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信境內肅然
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
王子與左右屯營官謀反自稱先帝夜犯長樂門入宮城
將殺志愔志愔踰垣去而屯營兵悔更斬梁山等自歸志

情慙悻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自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
常侍封真定公遂家汝陽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陽尉神
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畏歎曰是
宜付太史擢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參軍舉
手筆俊拔茂才異等中進揚州兵曹參軍還為左補闕
宋璟蘇頲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愜抨
按不避近疆與齊澣王立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
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
和之氣開元十年伊以溢壞廬舍甚衆景先見侍中源乾
曜曰災眚所降王者宜修德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
已引咎以答天遣公在元弼庸可默乎乾曜悟遽白玄宗
遣陸象先持節賑贍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
郎為刺史治虢州大理卿源光裕鄭州兵部侍郎寇泚宋
州禮部侍郎鄭溫琦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鴻臚少
卿崔志廉襄州衛尉少卿李昇期邢州太僕少卿鄭放定
州國子司業蔣挺湖州左衛將軍裴觀滄州衛率崔誠遂
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陽盛具
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
自賦賚絹三千遣之後徙岐州入為吏部侍郎卒

唐書卷五十三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第明經累遷上蔡令治在最擢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馬居後母喪詔奪服固辭不出開元初為邠王府長史王為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失皆上聞王每游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迺好禮渡道諫王初不許乃卧馬下諍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為王慙為還遷豫州刺史勤力干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答之械而徇於門復以公累

徙温州別駕卒好禮博學能論議節行脩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勲居室服用麤苟至終身世謂近名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劔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為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為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鷓鴣溪鵝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為園籞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齎所飼魚蟲稻梁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謫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

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掾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未幾入爲戶部侍郎復拜右丞卒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爲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爲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爲諫官豫恥汗詖謁遁去俄舉賢良

方正異等爲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爲樂壽令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母病訴諸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群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絀清明爲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出爲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理歛明列科防俗爲之改豫清直亡欲當官不爲勢權所撼性謹畏

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荅曰細不謹況大事耶及疾篤遺令三日斂斂已卽葬勿久留以贖公私貨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群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弟晉亦以文名當時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李嶠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澣辭母老不忍遠離賞而罷聖曆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叅軍有父子連坐論死

者澣曰條落則本枯柰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景雲初姚崇取爲監察御史凡劾奏常先風教號善職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太尉先告澣奏孝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慢媠不恭并劾談神昏形滓挾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三思陷敬暉沒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寘之法談由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駁及誥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數諷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舉自代崇用其謀璟爲相它日問曰吾

不敢冀房杜比爾日諸公云何澣曰不如璟請故荅曰前時近郊戶三百以爲困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緒次四庫書表澣爲副改祕書少監出爲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以清毅聞吏民頌美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夷君長馬橐它亦數萬所頓彌數十里澣列長棚帟幕聯亘上食凡千輦納筦鑰身進膳帝以爲知禮喜甚爲留三日賜帛二千匹澣以淮至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入青水人便其漕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丘爲左澣爲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爲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爲侍郎世

謂臺選嘗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澣乘間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爲婚家小人寵極則姦生不預圖且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畏加宦人可備禁中驅使腹心所委何必毛仲哉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爲興州別駕澣往餞因道諫語察素姦佻遽言狀帝怒召澣入殿中曰卿尚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且察輕躁無行常游太平門者詎不知邪澣免冠頓首謝貶高州良德丞察再貶皇化尉其黨齊敷郭稟皆

流放久之澣徙索盧丞郴州長史濠常二州刺史遷潤州
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繇京
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
伊婁埭官征其入招還流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復
徙汴州澣中失勢益悵恨素操寢衰更倚力士助得爲兩
道採訪使興利以中天子意裒貨財遺謝貴幸納劉戒女
爲妾不答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欲擠而廢之會其幕府坐
賊事連澣詔矜澣老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爲太子少詹事
留司東都嚴挺之亦爲林甫所廢與澣家居杖屨經過不
缺之林甫畏之乃用澣爲平陽太守離其謀更以黃老清
靜爲治卒年七十二肅宗時錄林甫所陷者皆褒洗故澣
贈禮部尚書澣嘗稱陳希烈宋遙苗晉卿韋述之才後皆
大顯麻察者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殿中侍御史魏元忠
子昇死節愍太子難而元忠繫大理昇妻鄭父遠嘗納錢
五百萬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舊臣欲榮其姻對授遠河
內令子洛州參軍元忠下獄遣人絕婚許之明日嫁其女
察劾遠敗風教請錮終身遠遂廢當時謂察爲公而終以
儉險斥云澣孫抗

抗字遐舉少值天寶亂奉母夫人隱會稽壽州刺史張鑑
辟署幕府抗吏事閑敏有文雅從鑑鎮江西及以宰相領

鳳翔奏署監察御史李楚琳亂奔奉天授侍御史遷戶部
員外郎蕭復引爲江淮宣慰判官德宗自梁洋還財用大
屈鹽鐵使元琇薦抗材改倉部郎中幹鹽利俄爲水陸運
副使護漕江淮給京師歷諫議大夫坐小累爲處州刺史
歷蘇州徙潭州觀察使召爲給事中遷河南尹進太常卿
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無遠謀大略雖用心
至精末乃滋彰苛刻以病乞身罷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
五贈戶部尚書謚曰成初吏部歲考書言以它官第上下
中書門下遣官覆實以爲常抗以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
更覆覈非任人勿疑之道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以

考功謂之別頭皆奏罷之又省州別駕田曹司田官判司
雙曹者減中書吏員此其稍近治者云

列傳第五十三

裴崔盧李王嚴列傳第五十四

唐書一百二十九

宋 祁 奉

勅 撰

裴守貞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父睿隋
 大業中為淮安司戶參軍郡人楊琳田瓚等亂劫吏多死
 唯存以仁愛故賊約其屬無敢害護送還鄉守貞早孤母
 喪哀毀癯盡舉進士六科連中累調乾封尉養寡姊謹甚
 士推其禮法永淳初關中旱悉稟祿奉姊及諸甥與妻息
 惡食不贍也授太常博士守貞善容典時謂才稱其官高
 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貞奏古者郊祀天地天
 子自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

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違事漢又天子不親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常立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別申嚴奉詔可未及行會帝崩大行舊禮無在者守真與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按故事稱情爲文咸適所宜時人服其得禮天授中爲司府丞推覈詔獄多裁恕全免數十姓不合武后旨出爲汴州司馬遷累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兩懷之徙寧州送者千數出境尚不止長安中卒贈戶部尚書子子餘耀卿巨卿曾孫行立耀卿巨卿別有傳

子餘事繼母爲聞孝中明經補鄆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謨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答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景龍中爲左臺監察御史涇岐有隋世番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温奏籍爲奴婢充賜口子餘曰官戶以恩原爲番戶且今又子孫可抑爲賤乎履温倚宗楚客執辯于廷子餘執對不撓遂訕其議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爲政惠裕人稱有恩入爲岐王府長史卒謚曰孝時程行謨謚貞中書令張說歎曰二謚可無媿

矣子餘居官清家闈友愛兄弟六人皆有志行云

行立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遷衛尉少卿口陳碩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寬猛時當繇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李樂山謀廢其君來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斬之歸其孥蠻人悅服英策及范廷芝者皆谿洞豪也隸于軍它經略使多假借暴恣于治行立陰把其罪貸之許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召之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笞殺之以尸還范氏更爲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

使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俄代桂仲武爲安南都護銳於立功爲時所訾召還道卒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侍

崔沔字善冲京兆長安人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自

博陵徙焉純謹無二言事親篤孝有才章擢進士舉賢良

方正高第不中者誦訾之武后敕有司覆試對益工遂爲

第一再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侍郎岑羲歎曰君今卻詵

也薦爲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

而訕睿宗召授中書舍人以母病東都不忍去固辭求侍

更表陸渾尉郭隣太樂丞封希顏處士李喜以代己處詔

改虞部郎中俄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太倉粟及減苑園爲

獸所給以賑貧之人賴其利監察御史宋宣遠與盧懷慎
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彝留司東都通賓客招賄賂沔將
按劾崇懷慎方執政共薦沔有史才轉著作郎去其權蓋
憚之也久之為太子左庶子母亡受弔盧前賓客未嘗至
柩室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謁豈以存亡變禮邪
中書令張說數稱之服除遷中書侍郎玄宗以仙州數喪
刺史欲廢之沔請治舞陽舞陽故樊噲國也更為樊州帝
不納州卒廢沔既喜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
郎貳之取充位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
豈可俛首懷祿邪凡詔敕曹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出為魏

州刺史雨潦敗稼沔弛禁使人召還分掌吏部十銓以左
散騎常侍為集賢脩撰歷祕書監太子賓客是時太常議
加宗廟邊豆又欲增喪服於是卿韋縉請坐增邊豆至十
二外祖服大功舅小功堂姨若舅舅母祖免沔曰祭祀上
矣古者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故有毛血之薦未有麴
糞故有玄酒之奠後王作為酒醴犧牲以致馨香故有三
牲八簋五齊九獻神道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雖曰備物
而節制存焉鉶俎邊豆簋簠尊壺之實皆周時饌其用通
宴饗賓客而周公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祖晉盧諶家祭
禮所薦皆晉時常食不純用古此聖賢變文而通其情也

然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明矣國家清廟時享禮饌具設
周制也古物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備列漢法也它珍極焉
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收
蒐狩親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無以加矣
諸珍羞鮮物第敕有司悉使著于令因宜而薦不必加籩
豆以爲嫌也大羹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羹常饌也盛於時
器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繇
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
廟徒近侈耳魯丹桓宮之楹刻其楠春秋非之班固稱墨
家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然清廟不奢舊矣太常所謂臣所

未安又太常言爵小不及合執持至難沔曰禮有以小爲
貴者獻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自有司之陋也隨
失制宜不待議而革云又言禮本於家正家正而天下定
家不可以貳故父以尊崇母以厭降是以內服齊斬外服
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
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戎禮先亡也比制唐禮推廣舅恩故
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亡可不戒哉時職方
郎中韋述戶部郎中陽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監門兵
曹參軍劉秩等議與沔合又詔中書門下參裁於是宗廟
籩豆坐各六姨若舅小功舅母總麻堂姨袒免餘仍舊制

每朝廷有疑議皆咨逮取衷卒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孝沔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子祐甫至宰相別傳

盧從愿字子龔六世祖昶仕後魏爲度支尚書自范陽徙臨漳故從愿爲臨漳人擢明經爲夏尉又舉制科高第拜右拾遺遷監察御史爲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旨進累中書舍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于官僞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從愿請贈其父敬一爲鄭州長史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

李朝隱爲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開元四年玄宗悉召縣令策於廷考下第者罷之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爲天下第一寶書勞問賜絹百匹召爲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代韋抗爲刑部尚書數充校考使升退詳確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將以括田戶功爲上下考從愿不許融恨之乃密白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爲多田翁後欲用爲相屢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復爲東都留守坐子起居郎論輸糴于官取利多貶絳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飢詔爲宣撫處置使發倉廩賑飢民

使還乞骸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終身卒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文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調臨汾尉擢至大理丞武三思構五王而侍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獨以不經鞫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宰相韋巨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帝更以爲聞喜令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卽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譴騰朝隱泯然無避屈遷長安令宦官問與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

褒諭其能使徧聞之進太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歛伏爲執政所擠出通州都督徙絳州刺史開元初遷吏部侍郎銓叙明審與盧從愿並授一子官久之以策縣令有下第降滑州刺史徙同州玄宗東幸召見慰勞賜以衣帛擢河南尹政嚴清姦人不容息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橫閭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爲政執而榜辱之帝賜書慰勉入爲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贓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朝隱曰景仙其先寂有國功載初時家爲酷吏所破誅夷略盡而景仙獨存且承嫡於上當請又丐乞贓

無死比藉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廟之祀無餒鬼可也帝不許固請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有司當守且職惟枉法抵死今丐職即斬後有枉法抑又何加且近發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程豈一景仙獨過常法有詔決杖百流嶺南朝隱更授岐州刺史母喪解名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固辭見聽時年已衰而篤於孝自致毀瘠士人以爲難明年詔書敦遣揚州就職還爲大理卿封金城伯代崔隱甫爲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夫闕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進太常卿出爲嶺南採訪處置使兼判廣州卒於官贈吏部尚書

官給車轎北還謚曰貞

王丘字仲山同岐從子也父同暉終太子左庶子丘十一擢童子科它童皆專經而獨屬文繇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授奉禮郎氣象清古行脩潔於詞賦尤高族人方慶及魏元忠更薦之自偃師主簿擢監察御史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采錄精明無丘比其後席豫嚴挺之亦有稱然出丘下遷紫微舍人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獎用如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一時茂秀又之爲

唐書卷五十四
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飢議以中朝臣爲刺史制詔臯陶稱
在知人在安民皆念存邦本乾乾夕惕無忘一日今長吏
或未稱蒼生謂何深思循良以革頽敝宜重刺史之選自
朝廷始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爲山東刺史而丘
守懷州尤清嚴爲下畏慕入知吏部選改尚書左丞以父
喪解服除爲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裴光廷卒蕭嵩與丘善
將引與當國丘固辭盛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爲御史大
夫丘訥於言所白奏帝多不喜改太子賓客襲父封以疾
徙禮部尚書致仕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
室宅童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歎之以謂有古人節

文
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天寶二載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
士并擢制科調義興尉號材吏姚崇爲州刺史異之崇執
政引爲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勸先天二年正月望
夜胡人婆陀請然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
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挺之上疏諫以爲
酺者因人所利合釀爲歡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
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罷
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貿壞家產營百戲擾方

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
納焉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廷中責詈衣冠挺之讓其
不敬反爲所劾貶萬州員外參軍事開元中爲考功員外
郎累進給事中典貢舉時號平允會杜暹李元紘爲相不
相中暹善挺之而元紘善宋遙用爲中書舍人遙校吏部
判取捨與挺之異言於元紘元紘屢詰譙挺之厲言曰公
位相國而愛憎反任小人乎元紘曰小人爲誰曰宋遙也
繇是出爲登州刺史改太原少尹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
抵太原朔方籍兵馬後累年仍移太原取兵仗挺之不肯
應且以毛仲寵幸久恐有變密啓於帝俄改濮汴二州刺

吏治皆嚴威吏至重足脅息會毛仲敗死帝以挺之言
忠召爲刑部侍郎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爲尚
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
諂事之內實不善也戶部侍郎蕭奘林甫所引不知書嘗
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爲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
伏獵侍郎乎乃出吳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引以輔
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正陋其爲人凡三年非公事不造
也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諉於尉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
人暴其語禁中下除洛州刺史徙絳州天寶初帝顧林甫
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

諄諄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
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給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
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閑官得自養帝恨吒久之
乃以爲負外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乃自爲文誌
墓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故
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然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
卒裘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塔左君子以爲偏子武
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爲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
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錘就英寢碎其首
左左驚曰挺之曰卽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

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然數禁敕
武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太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
御史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起肅宗行在房琯
以其名臣子薦爲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瑄事
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劔南爲一道擢
武成都尹劔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道使
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
度劔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
尚書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
雖號富饒而峻培亟歛閭里爲空然虜亦不敢近境梓州

刺史章彝始爲武判官因小忿殺之瑄以故宰相爲巡內
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
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
後吾知免爲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挺之從孫綬
綬父丹嘗爲劔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武在蜀辭不拜綬
擢進士第以侍御史副劉蕡爲宣歙團練使蕡卒綬總留
事悉庫物以獻召爲刑部員外郎賓佐進奉由綬始河東
節度使李說病軍司馬鄭儋總其政說卒代爲節度時德
宗務姑息方鎮若帥死不它命即用軍司馬代之以和戢
衆情至是帝頗憶綬所獻故擢爲河東司馬明年儋卒

檢校工部尚書代其使憲宗立楊惠琳反夏州劉闢反蜀
綬建言天子始卽位不可失威請必誅選銳兵遣大將李
光彥助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扶風郡公進司
空在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嘗大閱旗幟周
七十里回鶻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伏入爲尚書右僕
射綬旣名胄於吏事有方略然銳進趣素議薄之始就廊
下食在百官上帝使中人賜合桃綬見拜之爲御史劾奏
綬慙懼待罪詔釋綬而貶中人出爲荆南節度使封鄭國
公溱州蠻張伯靖殺吏據辰錦州連九洞自固詔綬進討
綬勒兵出次遣將齎檄開曉羣蠻悉降吳元濟反僉以綬

明恕可大事乃徙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綬引師壓賊境多出金帛賞士以厚賂謝中人招聲援既未有以制賊閉屯彌年不戰宰相裴度謂綬非將才以太子少保召還檢校司徒判光祿卿事進少傅卒年七十七贈太保綬才不踰中人然歷三鎮所奏辟及綬時位將相者九人初綬未顯過于閩鄉尉李達達不禮方飯它客不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羈旅閩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慙不得去左右引出悸而瘖臥館數月其佐令狐楚爲請乃免河東李進賢者善畜

牧家高貲得幸於綬署牙門將元和中進賢累爲振武節度使辟綬子澈爲判官澈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之回鶻入辟鶻泉進賢發兵討之吏稟糧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衆懼因燔城門攻進賢左右拒戰不勝縋而去奔靖邊軍乃殺澈而屠進賢家詔以夏綬銀節度張煦代之誅亂首數百人乃定

列傳第五十四

裴陽宋楊崔李解列傳第五十五

唐書一百三十

宋 祁 奉 勅 撰

裴灌絳州聞喜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
 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鐫諭曰同三輔吏事
 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
 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
 畢既與奪當理而詞筆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
 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後為永年令有惠政吏刻石
 頌美以倉部郎中病廢灌侍疾十餘年不肯仕琰之沒始
 擢明經調陳留主簿遷監察御史時崔湜鄭愔典吏部坐

姦賊爲李尚隱所劾詔灌按訊而安樂公主上官昭容爲阿右灌執正其罪天下稱之累進中書舍人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旱甚役不止灌上言春夏母聚大衆起大役不可興土功妨農事若役使乖度則有疾疫水旱之災此天人常應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時降人心熊然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曠之孽職爲此發令東作去始丁壯就功妨多益少飢寒有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爲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口流散雖寺觀營宮不能救飢寒敝哉不報遷兵

部侍郎以銓

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爲吏部侍郎既

拔士爲多

天灌雅與張說善說方宰相數薦之

灌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焉擢吏部尚書世儉素而晚節稍畜伎妾爲奢侈事議者以爲闕改太子賓客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懿從祖弟寬

寬性通敏工騎射彈棊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參

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荅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

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
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鶴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
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舉拔萃為河南丞遷長安尉
宇文融為侍御史括天下田奏為江東覆田判官改太常
博士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寬自以情立議曰廟尊
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是之請
如寬議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
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肯從河西節度使
表為判官歷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領江淮運副
奏寬為戶部侍郎自副遷吏部出為蒲州刺史

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繇金吾大將
軍授太原尹玄宗賦詩褒餞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
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中人通數冒賄寬
以法繩治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
感附三載用安祿山守范陽召寬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妄會河北部將
入朝盛譽寬政且言華虜猶思之帝嗟賞睠倚加厚李林
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敦復
任氣而踈以林甫為誠先是寬以所善請於敦復即欲白
發其言林甫趨之敦復未及聞扈幸溫泉宮而其下裨將

程藏曜曹鑒自以他事繫臺寬捕按之敦復謂寬求致其罪遽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寬睢陽太守及韋堅獄起寬復坐親貶安陸別駕林甫任羅希奭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將怖殺寬寬叩頭祈哀希奭乃去寬懼終見殺丐爲浮屠不許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爲政務清簡所莅人愛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爲首然惑于佛喜與桑門游習誦其書老彌篤云子諱

諱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綽舉止不順累遷京兆倉曹參軍虢王巨表署襄鄧營出判官母喪居東都會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故爲寬將德寬舊恩且聞諱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呼爲郎君僞授御史中丞賊殘殺宗室諱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疏賊虛實於朝事泄思明恨罵危死而免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陝諱徒步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將用爲御史中丞爲元載沮却故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諱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推酤利歲出內幾何諱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諱

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故未敢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載忌之出爲虔州刺史歷饒廬亳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新即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薨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詣列奏帝謂不畏彊禦善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爲庇之謂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時朝堂別置三司決庶獄辨爭者輒擊登聞

鼓譟上踰曰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動天聽爭纖微若然者安用更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譖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爲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坐所善誅貶閬州司馬俄召爲太子右庶子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凡五卅爲河南譖視事未嘗敢當正處以寬厚和易爲治不鞠人以職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寬弟子胄字胤叔擢明經佐李抱玉鳳翔幕府不得意謝歸更從宣歙觀察使陳少游抱玉劾貶桐廬尉時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許鳴謙名知人見在

造及胄器之白栖筠取胄爲支使代宗惡宰相元載怙權
召栖筠爲御史大夫欲以相栖筠引胄殿中侍御史元爲
載所惡會栖筠卒胄護喪歸洛陽人爲危之胄屹然不沮
惴少游復表爲淮南觀察判官載誅始拜刑部員外郎遷
宣州刺史楊炎當國爲載復讎窮據所惡會胄部人積胄
雜奉爲賊炎遣員寓蔓幼峭詆貶汀州司馬稍遷京兆少
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遷江西觀察使初李蕪嘗罷
南昌卒千餘人收資稟爲月進胄白罷之樊澤徙襄州宰
相議所代德宗雅記胄才遂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
剝下希恩製重錦異綾名貢奉右中使者即悉公幣市歡

胄待之有節獻餉直不數金宴勞止三爵是時武臣多粗
暴庸人待賓介不以禮少失意則以罪中傷之胄亦劾斥
其管記世恨胄之流于俗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左僕射謚
曰成

陽嶠其先北平人世徙洛陽北齊尚書右僕射休之四世
孫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右御
史中丞桓彥範素怨已爭取爲御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
其意不樂彈抨事爲語彥範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待情樂
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爲右臺侍御
史又乃遷國子司業嶠資謹飭好學喜誘勸後生修講舍

人以爲善職睿宗立進尚書右丞時議建都督府擇最吏
故嶠爲涇州都督議罷歷魏州刺史荊州長史本道按察
使率以清白聞魏州人務耳闕下請嶠爲刺史故再治魏
入爲國子祭酒封北平縣伯引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爲
學官皆名儒冠云生徒游墮者至督以鞭楚人怨之乘夜
毆嶠道中事聞詔捕毆者殺之嶠撫孤姪與子均常語人
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昔時一尉耳以老致仕卒謚曰徽
宋慶禮洛州永平人擢明經補衛尉武后詔侍御史桓彥
範行河北鄆斷居庸五回等路以支突厥召慶禮與議鬼
其方略器之俄遷大理評事爲嶺南採訪使時崖振五州

首領更相掠民苦于兵使者至輒苦瘡癘莫敢往慶禮身
到其境諭首領大誼皆釋仇相親州工以安罷戍卒五千
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以習識邊事拜河東河北營田使善
騎日能馳數百里性甘於勞苦然好興作濱塞掘穿植兵
以邀虜徑議者蚩其不切事稍遷貝州刺史復爲河北支
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拒制奚契丹武后時趙
文翽失兩蕃情攻殘其府更治東漁陽城玄宗時奚契丹款
附帝欲復治故城宋璟固爭不可獨慶禮執處其利乃詔
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爲使築栽三旬
畢俄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淄青沒戶

唐書卷五十五
還舊田宅又集商胡立即肆不數年倉廩充居人蕃輯卒
贈工部尚書慶禮爲政嚴小私吏畏威不敢犯太常博士
張星以好巧自是謚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駁曰慶
禮國勞臣在邊垂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纒數千無甲兵彊
衛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其功
可爲不當醜謚慶禮兄子辭王亦自詣闕訴改謚曰敬
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五世祖縉爲陳中書舍人名屬
文終交愛九州都督武康郡公子林甫代領都督隋滅陳
踰三年乃降徙長安林甫字衛卿爲柳城太守高祖軍興
遣其子琮招之挈郡以來授檢校總管足疾不能造朝帝

以絳州寒涼拜刺史累封宜春郡公琮字孝璋爲上津令
會天下亂去官與秦王同里居武德初爲王府參軍兼庫
直隱太子事平詔親王宰相一人入宴而琮獨預太宗賜
懷昔賦申以恩意歷沔綬二州刺史姆饋孺子以餅妻僞
受而棄之垣外人咨其廉瑒始爲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
金仙玉真二觀檄取畿內嘗負逆人貲者暴斂之以佐費瑒
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而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寃
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爲止初韋后表民二十
二爲丁限及敗有司追趣其課瑒執不可曰韋氏當國擅
擢士大夫赦罪人皆不改奚獨取已寬之人重斂其租非

所以保下之宜遂止不課由是名顯當世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沓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爲日知先構瑒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爲恐脅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府可廢玄宗直之令傑還視事而逐日知瑒進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帝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延菜殿瑒言利病尤詳帝咨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喑默唯唯獨瑒抗議故出爲華州刺史帝封太山集樂工山下居喪者亦在行瑒謂起苴經使和鍾律非人情所堪帝許乃免入爲國子祭酒表大儒王廻質尹子路白履忠等三人教授國子有詔廻質諫議大夫皇

太子侍讀履忠老不任職拜朝散大夫罷歸子路直弘文館皆有名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春秋三家儀禮者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官獎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爲瑒立頌太學門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脩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

徒費官稟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史浮虛之徒眊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挈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司爲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又在朝難矣帝然其言再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十八贈戶部尚書謚曰貞瑒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据舊典爲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哀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矻石耳瑒伯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閒居賦自託常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位終司屬卿安平縣男瑒從父兄晏精孝經學常手寫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儵曾孫解褐左玉鈐衛兵曹參軍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浮屠惠範倚太平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爲所擠貶邛州司馬玄宗立擢汾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鵬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貫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緡孫佺

唐書傳五十五
敗績于奚擢隱甫并州司馬護邊會兄逸甫疾甚未及行
詔責逗留下除河南令累拜華州刺史太原尹入爲河南
尹居三歲進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
觀時李乾祐爲大夫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
隱甫執故事廢掘諸獄其後患囚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厨
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顯事無所承諮隱甫
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
目威名赫然帝嘗詔校外官歲考異時必委曲參審竟春
未定隱甫一日會朝集使詢逮檢實其暮皆訖議者服其
敏帝嘗謂曰卿爲大夫天下以爲稱職張說當國隱甫素

惡之乃與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暴其過不宜處位說賜罷
然帝嫉朋黨免其官使侍母歲餘復爲大夫遷刑部尚書
兼河南尹帝還京師即拜東都留守累封清河郡公卒贈
益州大都督謚曰忠怡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
語卿常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
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荅曰吾不以其人微易
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絜介自守明
吏治在職以彊正稱云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
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管

夷吾以編棧喻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年二十舉明經再調下邳主簿州刺史姚班說其能器之神龍中左臺中丞侯令德爲關內黜陟使尚隱佐之以最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是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缺材廉者輒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劾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鷲刻人憚其彊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寃湜愔復當路乃出尚隱爲伊闕令懷讓魏令

湜等伏誅玄宗知尚隱方嚴繇定州司馬擢吏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拜兵部員外郎懷讓脩人後歷給事中尚隱以將作少監營橋陵封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御史王旭招權稍不制仇家告其罪尚隱窮治具得姦贓無假借遂抵罪進兵部侍郎俄出爲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已鏤石著驗聞人馮待徵等助實其言尚隱劾處妖妄詔流懷照播州再遷河南尹尚隱性剛亮論議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御下不苛密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誦記略無遺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素覺左遷桂州都督帝遣使勞曰知卿忠公然國法須

爾因賜雜絲百匹遣之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裒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丘爲御史大夫時司農卿陳思問引屬史多小人乾隱錢穀尚隱按其違贓累鉅萬思問流死嶺南改尚隱太子詹事不閱旬進戶部尚書前後更楊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謚曰貞尚隱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摯失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仕官未嘗以過謫惟劾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云自開元二十二年置京畿採訪處置等使用中丞盧真爲之尚隱以大夫不克使永泰以後

大夫王翊崔渙李涵崔寧盧杞乃爲之

解琬魏州元城人舉幽素科中之調新政尉後自成都丞奏事稱旨躡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顧琬習邊事迫追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遷侍御史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以功擢御史中丞兼北廷都護西域安撫使琬與郭元振善宗楚客惡之左授滄州刺史爲政引大體部人順附景龍中遷御史大夫兼朔方行軍大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農習戰多爲長利華虜安之景雲二年復爲朔方軍大總管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蒞景駿普安令干處忠料三城兵

省其戍十萬人改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濟南
縣男以老丐骸骨不待報輒去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聽
致仕準品給全祿重書勞問會吐蕃騷邊復召授左散騎
常侍詔與虜定經界因諧輯十姓降戶琬建言吐蕃不可
以信約請調兵十萬屯秦渭間防遏其姦是冬吐蕃果入
寇爲秦渭兵擊走之俄復請老不許遷太子賓客年八十
餘開元五年終同州刺史

列傳第五十五

宗室宰相列傳第五十六

唐書一百三十一

宋 祁 奉 勅 撰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始名昌神龍初擢左衛郎將開元
中遷累通州刺史以辦治聞按察使韓朝宗言諸朝擢秦
州都督徙陝州刺史河南尹其政不苛細爲下所便玄宗
患穀洛歲暴耗徭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
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功詔永王璘書皇太子瑛
署額進御史大夫二十七年兼幽州長史知節度事適之
以祖被廢而父象見逐武后時葬有闕至是丐陪瘞昭關
中詔可褒冊典物焜照都邑行道爲咨歎遷刑部尚書適

之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累封清河縣公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卽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上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不親於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宗皆適之厚善悉爲林甫所構得罪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相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爲免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陰被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

仰藥自殺

李峴吳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玄宗歲幸温湯旬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騫昂何盈擿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零陵太守峴爲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尋徙長沙永王爲江陵大都督假峴爲長史至德初肅宗召之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

望最舊事多獨決諍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鎔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爲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臣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逐李曄嶺南流鎔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

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爲重輕示無御史臺帝怒李揆不敢爭乃出峴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曰峴欲專權耶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朕今出之尚恨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寬之祇益盛德耳代宗立改荆南節度知江淮選補使人爲禮部尚書兼宗正卿乘輿在陝由商山走帝所還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爲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卽敕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員不踰月爲要近譖短遂失恩罷爲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復知江淮選改檢

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卒年五十八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爲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羯胡亂常誰不凌汗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勳舊子若孫一日皆血鉄砧尚爲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賫從罔治况河北殘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爲賊致死困獸猶鬪况數萬人乎於是器與呂諲皆齷齷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尚騰頰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

也峴兄峴嶧峴從上皇峴翊戴肅宗以勲力相高同時爲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嶧爲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父擇言累爲州刺史封安德郡公以吏治稱張嘉貞爲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刺史倨甚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繹政事名重當時勉少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厯錯號難治勉摧姦決隱爲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關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員外郎關

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歎者勉過問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完宥後歸者日至累爲河東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進梁州刺史勉假王晬南鄭令晬爲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讒殺良吏乎即拘晬爲請得免晬後以推擇爲龍門令果有名羌渾奴刺寇州勉不能守召爲大理少卿然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已勉不肯乃出爲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厲兵睦鄰平賊屯部人父病爲蠱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

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爲其父則孝也縱不誅入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脩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尋拜嶺南節度使番禺賊馮崇道桂叛將朱濟時等負險爲亂殘十餘州勉遣將李觀率容州刺史王翊討斬之五嶺平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機視苛謹勉既廉絜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柁居官久未嘗技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

之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滑毫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
爲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東諸帥
暴桀者皆尊憚之田神玉死詔勉節度汧宋未行汧將李
靈耀反魏將田悅以兵來叩汧而屯勉與李忠臣馬燧合
討之淮西軍據汧北河陽軍壁其東大將杜如江尹伯良
與悅戰匡城不勝徙壘與靈耀合忠臣將軍李重倩夜攻
其營與河陽軍合譟賊不陣潰悅走河北靈耀奔常城爲
如江所禽勉縛以獻斬關下旣而忠臣專汧故勉還滑臺
明年忠臣爲麾下所逐復詔勉移治汧德宗立就加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俄爲汧宋滑毫河陽等道都統建中四年

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帝又遣神策將劉德信以
兵三千授接勉奏言賊以精兵攻襄城而許必虛令兵直
擣許則襄圍解不待報使其將唐漢臣與德信襲許未至
數十里有詔詰讓二將懼而還次扈澗不設備爲賊所乘
殺傷什五輜械盡亡漢臣走汧德信走汝勉懼東都危復
遣兵四千往戍賊斷其後不得歸於是希烈自將攻勉勉
氣索嬰守累月援莫至哀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興元
元年勉固讓都統以檢校司徒平章事召旣見帝素服待
罪詔不許勉內愧取充位而已不敢有所與貞元初帝起
盧杞爲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

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
姦邪也時韙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歲辭位以太子
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曰貞簡勉少貧狹客梁宋
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
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旣葬密置餘金棺下
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
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爲宗臣表禮賢下士
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
位沃饋之遣戍兵常視其資糧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
死力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之樂家傳響泉韻磬勉所

愛者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子始補鄭丞
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迎天子遣使東出關至華候吏李
翼不敢問夷簡謂曰泚必反向發幽隴兵五千救襄城乃
賊舊部是將追還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凶狡還
西助泚送死危禍也請驗之翼馳及潼關果得召符白于
關大將駱元光乃斬賊使收僞符獻行在詔即拜元光華
州刺史元光掠功故無知者夷簡棄官去擢進士第中拔
萃科調藍田尉遷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遷虔州司戶參軍
九歲復爲殿中侍御史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

性鷲俊始爲江南觀察使冒沒于財夷簡爲屬刺史不爲
憑所禮至是發其貪憑貶臨賀尉夷簡賜金紫以戶部侍
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
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陽制蔡右脅仰給度支後亡死略盡
而歲取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苟軍興可乎奏罷之閱三
歲徙帥劍南西川雋州刺史王顥積姦賊屬蠻怒畔去夷
簡逐顥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始葺阜作奉聖樂于頔作
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
語其屬曰我欲蓋前人非以詒戒後來十三年召爲御史
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

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以過度乃求外遷
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穆宗立有司
方議廟號夷簡建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有武
功廟宜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止久之請老朝廷謂夷
簡齒力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復以檢校左僕射
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夷
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產
貲病不迎醫將終戒母厚葬母事浮屠母碑神道惟識墓
則已世謂行已能有終始者

李程字表臣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也擢進士宏辭賦日

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爵渭源縣男德宗季秋出政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爲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矍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嬾日過八博乃至時號八博學士元和三年出爲隨州刺史以能政賜金紫服李夷簡鎮西川辟成都少尹以兵部郎中入知制誥韓弘爲都統命程宣慰汴州歷御史中丞鄂兵觀察使還爲吏部侍郎敬宗初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冲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

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加中書侍郎進彭原郡公寶曆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徙河中召拜尚書左僕射俄檢校司空領宣武山南東道節度再爲僕射先是元和長慶時僕射視事百官皆賀四品以下官荅拜大和四年詔不荅拜王涯竇易直行之自如程循其故不自安言諸朝御史中丞李漢謂不荅拜於禮太重文宗不許聽用大和詔書議者不善也程爲人辯給多智然簡悅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最爲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朝卿朝廷羽

唐書傳五十六
翻也武宗立爲東郡留守卒年七十七贈太保謚曰繆子
廓第進士累遷刑部侍郎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不能治
軍補闕鄭魯奏言新麥未登徐必亂旣而果逐廓乃擢魯
起居舍人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
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才畧爲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
主後務大和中爲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
對華敏文宗異之府罷擢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令狐楚節
度河東引爲副使入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判度支帝
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

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
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石器雄遠當軸秉權
亡所撓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
等行和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
進孰爲之先士良等慙縮不得對氣益奪搢紳賴以爲疆
它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陞帝喟而嘆石進曰陛下之嘆臣
固未諭敢問所從帝曰朕歎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不
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之
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
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

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賢聖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僞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爲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于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請下詔尉安

之帝曰善又問柰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即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薄最不得措其姦則百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昌爲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爲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况天子獨不可爲法乎是時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石建言宰相左右天子教化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猶

當祐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於召募請直以金吾爲衛帝嘗顧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疆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得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柰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爲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輓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

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開成赦令賜京畿一歲租停方鎮正至端午三歲獻以其直代百姓配緡天下非藥物茗果它貢悉禁又罷宣索營造帝曰朕務其實不欲事空文石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踰之因請內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臨遣十道黜陟使敕以政治根本使與長吏奉行之乃盡病利俄進中書侍郎帝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邪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游勸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疆國其庶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閉闈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爲謀主故藩鎮日橫天子爲盱食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爲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遼治興成渠渠當咸陽右十八里左直永豐倉秦漢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二

百里無車輓勞則轅下牛盡可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然恐後非其時柰何帝曰以陰陽拘畏乎苟利於人朕奚慮哉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賊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它宰相所用疆蔽其過此其私也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十一石因卧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始訓注亂權歸闈豎天子畏偏幾不立石起爲相以身殉國不恤近倖張權綱

欲疆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未爲之遂罷去遣日饗賚都闕士人恨憤石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它不聽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節河東會伐潞詔以太原兵助王逢軍榆社石起橫水戍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領之常曰軍興人賜二縑治裝會財匱而給以半士怨又促其行弁乘隙激衆以亂還兵逐石出之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俄檢校吏部尚書即拜留守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弟福字能之大和中第進士楊嗣復領劔南辟幕府崔郾輔政兼集賢殿大學士引爲校理調藍田尉後石當國薦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至戶部

郎中累歷州刺史進諫議大夫大中時党項羌震擾議者以將臣貪牟產虜怨議擇儒臣治邊仍授福夏綬銀節度使宣宗臨軒諭遣福以善政聞徙鎮鄭滑再遷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宣武節度使人遷戶部尚書會蠻侵蜀詔福持節宣撫即拜劔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戰敗績貶蘄王傅分司東都僖宗初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就拜留守改山南東道節度使王仙芝寇山南福團訓鄉兵邀險須之賊不敢入轉略岳鄂以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溫求援於福乃自將州兵率沙陀壯騎五百赴之賊已殘江陵鄂而聞福至乃走以勞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唐書卷五十六
章事還朝以太子太傅卒

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本名躔字昭回避武宗諱改焉長慶中擢進士第又策賢良方正異等辟義成淮南幕府稍遷監察御史累進起居郎李德裕雅知之爲人疆幹所泣無不辦繇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四遷中書舍人會昌中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時方伐劉稹武宗慮河朔列鎮陰相締以撓兵事德裕薦回持節往諭何弘敬王元逵以澤潞通京洛非若河北三鎮國家許世以壤地傳子孫者且稹父子無功悖誼理上以邢洺磁三州與河北比境用軍莫便魏鎮且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公等取

三州報天子二將聽命又張仲武以幽州兵攻回鶻而與劉沔不協回至諭以大義仲武釋然卽合太原軍攻潞復以回爲使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橐鞬謁道左回不施行顧左右呼直史責破賊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二日賊平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俄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崩爲山陵使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出爲劔南西川節度使以與德裕善決吳湘獄時回爲中丞坐不糾擿貶湖南觀察使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給事中還制謂責回薄遂貶賀州刺史徙撫州長史卒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刑部尚書

唐書傳五十六
十五
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秦隋棄親侮賢者一世而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饗國長久嗚呼盛歎

列傳第五十六

劉吳常蔣柳沈列傳第五十七

唐書一百三十二

宋 祁 奉 敕 撰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群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止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
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挽脫之諺

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名至京領史事遷祕書監時宰相常巨源紀處訥揚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

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

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

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慄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躡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

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
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
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
履唯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鞅而銜跣
而鞍非唯不師子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
太子從之因著爲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
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
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
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
請一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爲太樂令抵

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
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
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
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
無學猶巧匠無榘斧斤弗能成書善惡必書使驕君賤
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
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者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
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曰文六子貺餼彙秩
迅迴

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玄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

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
落怪妄貶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脩
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
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爲也因著外
傳云子滋浹

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蔭歷漣水令楊綰薦材堪諫
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功曹
母喪解服除以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職奉法進至給事
中興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蝗相仍吏
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開元二年擢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相無所設施廉抑畏
慎而已明日罷又明年復爲吏部侍郎遷尚書會御史中
丞韋貞伯劾奏吏選不實滋覆疏舛史因得爲姦詔與侍
郎杜黃裳奪階卒贈陝州大都督謚曰貞浹亦有學稱生
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
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隱
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閭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
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
謂劉孝子後爲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
鍊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終右補闕父

子三人更洩史官著史例頗有法彙左散騎常侍終荆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仕爲鄆丞杜鴻漸自劔南還過鄆厨驛豐給楊炎薦彙名儒子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幹彊濟野媪將爲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轉政分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贊本無學第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旣富饒卽厚歛廣貢奉以結恩又不能訓子皆驕傲不度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謚曰敬廻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更宋史亂廻餽運財賦方于職大曆初爲志

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右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瑄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爲閩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記至德新議等凡數十篇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瑄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

康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兢才堪論議詔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節閔太子難姦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古哀毀以陛下爲命而自託于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獨任胸臆可爲寒心自昔剪伐宗

更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糜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幹夷芟略盡陛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伏願陛下全常棣之恩慰罔極之心天下幸甚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竝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

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遂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況陛下豁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顛生殺之權其爲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柰何以爲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即位猶有褚無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對事往往得罪諫者頗少是鵠巢覆

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爲戒撓直就曲斲方爲刑倫而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爲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逢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監于茲哉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爲堯舜莫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

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
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爲訕已即除名蕭瑀諫無
伐遼出爲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蹇
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
手子孫勦絕爲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
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
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爲難如文人
巧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蕪辭拙跡見
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
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有上書益

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坐望卧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爲
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
聖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
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
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
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
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尋以母喪去官服除自陳脩史
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有詔拜諫議
大夫復脩史睿宗崩實錄留東都詔兢馳驛取進梓宮以
父喪解宰相張說用趙冬曦代之終喪爲太子左庶子開

元十三年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爲樂兢諫曰方登岱
告成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
六月大風詔羣臣陳得失兢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雨
乃六月戊午大風拔樹壞居人廬舍傳曰敬德不用厥災
旱上下蔽隔庶位踰節陰侵於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悖德
隱厥風發屋壞木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臣
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
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災異欲人主感
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亂府庫
未克冗負尚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昧謁大行趨競彌廣

此弊未革寔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惓惓願斥屏羣小
不爲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
倖存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足累聖德矣始兢在長安景
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釀澤浮
辭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巧官
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在家
脩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進封長垣
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
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累遷洪州刺史坐
累下除舒州天寶初入爲恒王傅雖年老衰僕甚意猶願

還史職李林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十苑叙事簡核號良
史晚節稍踈悟時人病其大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
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
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始後說爲相續
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
少假借柰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
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
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韋述弘機曾孫家厨書二千卷述爲兒時誦憶略徧父景
駿景龍中爲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爲時

儒宗嘗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甲
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
行冲曰外家之寶也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佻考功員
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
篇恨未畢它唯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遂上第開
元初爲櫟陽尉祕書監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祕書續七
志五年而成述好譜學見柳冲所撰姓族系錄每私寫懷
之還舍則又繕錄故於百氏源派爲詳乃更撰開元譜二
十篇累除右補闕張說既領集賢院薦述爲直學士遷起
居舍人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修六典徐

堅構意歲餘歎曰頃銳竟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
蕭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
定初令狐德棻吳兢等誤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
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爲例一篇嵩欲蚤就復奏起
居舍人賈登著作佐郎李銳助述紬績逮成文約事詳蕭
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改國子司業充集賢學士累遷
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
十年澹榮利爲人純厚長者當世宗之接士無貴賤與均
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祕書不逮也古草隸
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安祿山亂剽失皆盡述獨抱國

史藏南山身陷賊汚僞官賊平流渝州爲刺史薛舒所囚
不食死廣德初甥蕭直爲李光弼判官詣闕奏事稱旨因
理述蒼卒犇逼能存國史賊平盡送史官于休烈以功補
過宐蒙恩宥有詔贈右散騎常侍常氏之顯者孝友詞學
則承慶嗣立遂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有
述所著書二百餘篇行於時弟迥迥學業亦亞述與迥對
爲學士與迪竝禮官縉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
張說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云

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徙家河南祖瓌開元中弘文館
學士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祿山反以計佐其帥

全并潞等州兩京陷被拘乃陽狂以免虜王巨引致墓府
歷侍御史擢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又性銳敏
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兢位史官又
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彊記逮冠該綜群籍有史才司
徒楊綰尤稱之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籍殺舛白宰相請
引又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亦奇之署集賢小職又料
次踰年各以部分得善書二萬卷再遷王屋尉克太常禮
院修撰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召
見廷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
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爲左衛將軍許 下降又上疏

以爲墨緣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繆鑿典禮違人
情不可爲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又意殊堅帝
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爲少對曰俚室窮人
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
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儀公主春秋
少待年不爲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
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
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
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
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緣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

有釋縗服衣冕裳去聖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爲朝廷爽法
疏入帝迂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又有守十八年遷起居
舍人轉司勳員外皆兼史任帝嘗登凌烟閣視左壁顏劄
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召又至
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帝歎
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
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衆悉亡以對乃訪又又
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
判集賢院事父子爲學士儒者榮之順宗旣薨議祧廟有
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問又又曰中宗曰

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更
復蓋曰反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
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
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爲不遷主有司疑曰五王有
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配饗未絕又曰禘祫功臣乃合食
太廟中宗廟雖毀而禘祫並陳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初
一也由是遷廟遂定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刪正
制敕三十篇爲開元格後敕李錡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
宰相召又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
其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勳不可自

期可乎日期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執政然之故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未幾改祕書少監復兼史館修撰與獨孤郁韋處厚修德宗實錄以勞遷右諫議大夫裴均罷宰相而李吉甫惡均以嘗監修故授又太常少卿久之遷祕書監累封義興縣公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曰懿又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咨訪之又據經義或舊章以參時事其對允切該詳初以是被遇終亦忤貴近介介不至顯官然資質樸直遇權臣秉政輒數歲不遷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髮志學老而不厭雖其寒

暑卷不釋于前故能通百家學尤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至萬五千卷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脩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又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又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它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又旣改之矣更曰慶羣臣乃知帝且馱兵云又論謨百餘篇五子係伸偕知名仙佶皆位刺史係善屬文得父典實大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明年拜右拾遺史館脩撰與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參撰憲宗實錄轉右補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與左常侍崔玄亮涕泣苦諍申錫得不死歷膳部員外工禮兵三部郎中皆

兼史職開成未轉諫議大夫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係友
婿出爲桂管觀察使人安其治復坐漢貶唐州刺史宣宗
立召爲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吏部侍郎歷興元
鳳翔節度使懿宗初拜兵部尚書以弟伸位丞相懇辭乃
檢校尚書右僕射節度山南東道封淮陽郡公徙東都留
守卒子曙字耀之咸通末由進士第署鄂岳團練判官除
虞工二部員外郎改起居郎黃巢之難曙闔門無噍類以
是絕意仕進隱居沈痛中和二年表請爲道士許之

伸字大直第進士大中二年以右補闕爲史館脩撰轉駕
部郎中知制誥白敏中領邠寧節度表伸自副加右庶子

入知戶部侍郎九年爲翰林學士進承旨十年改兵部侍
郎判戶部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必咨天下得失伸言比爵
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
有覬心亂由是生帝嗟嘆伸三起三留曰它日不復獨對
卿矣伸不諭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踰四月解
戶部加中書侍郎懿宗即位兼刑部尚書監脩國史咸通
二年出爲河中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宣武俄以
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七年用爲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傅
表乞骸骨以本官致仕卒贈太尉

偕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脩撰轉補闕主客郎中初柳芳

作唐曆大曆以後闕而不錄宣宗詔崔龜從韋澳李荀張
彥遠及偕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續云累遷太常少卿大
中八年與盧耽牛叢王湏盧告撰次文宗實錄蔣氏世禪
儒唯仲及係子兆能以辭章取進士第然不爲文士所多
三世踵脩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曆天下多藏焉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永寧尉直
史館肅宗詔芳與韋述綴輯吳兢所次國史會述死芳緒
成之與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篇叙天寶後事棄取不倫
史官病之上元中坐事徙黔中後歷左金吾衛騎曹參軍
史館脩撰然芳篤志論著不少選忘厭承寇亂史籍淪缺

芳始謫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
中事具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推衍義類倣
編年法爲唐曆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爲諸
儒譏訕改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卒子登冕

登字成伯淹貫羣書年六十餘始仕宦元和初爲大理少
卿與許孟容等刊正敕格以病改古散騎常侍致仕卒年
九十餘贈工部尚書

子璟字德輝寶曆初第進士宏詞三遷監察御史時郊廟
告祭吏部以雜品攝上公璟據開元元和詔書太尉以宰
相攝事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傅攝餘司不及差限請

唐書傳五十七
如舊制從之累遷吏部員外郎文宗開成初爲翰林學士
初芳永泰中按宗正謀斷自武德以昭穆系承撰永泰新
譜二十篇璟因召對帝歎新譜詳悉詔璟擢永泰後事
綴成之復爲十篇戶部供筆札稟料遷中書舍人武宗立
轉禮部侍郎璟爲人寬信好接士稱人之長游其門者它
日皆顯於世會昌二年再主貢部坐其子招賄貶信州司
馬終彬州刺史

冕字敬叔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竝居集賢院歷右
補闕史館脩撰坐善劉晏貶巴州司戶參軍還爲太常博
士昭德王皇后崩冕與張薦議皇太子宜依晉魏卒哭除
服左補闕穆質請依禮碁而除冕議見用德宗旣親郊重
慎祠事動稽典禮冕以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薦及司
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脩飭儀矩帝疑郊廟每升輒
去劔履及象劔尺寸祝語輕重冕據禮以對本末詳明天
子嘉異久之以論議劬切執政不善出爲婺州刺史三
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
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覲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
之誼鹿鳴君臣之讌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不
遑議禮方牧未朝讌樂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
目不覩朝廷之禮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

有二年于茲矣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棊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溘先朝露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歿者衆臣自憚何德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

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會冕奏聞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置牧區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部內馬驢牛羊合萬餘游畜之不經時死耗略盡復調充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尚書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吏部侍郎楊炎雅善之既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脩撰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爲則天皇后進以疆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

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
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
厠唐列爲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
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
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歿
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
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
表年何所拘閔而列爲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
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
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

某事改其制紀稱中宗而事迹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
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
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卅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
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
姓氏名諱才藝智畧崩塋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
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德宗立銳于治建中二年詔中
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攝
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至稟餼幹力什噐館宇悉有老權
公錢收子贍用度旣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員
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

唐書傳卷五十七
員日止兩人待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
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缺何事官
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
大抵費月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千萬得息百萬配戶
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所損尤甚今關輔大病皆
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產積府縣未有以革臣計天下財賦
耗斲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它費十不當二者一所
以黎人重困杼軸空虛何則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
廣不獲已爲之又益以閑宮冗食其弊奈何藉舊而置猶
可若之何加焉事遂寢炎得罪既濟坐貶處州司戶叅軍

後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撰建中實錄時稱其能子傳師
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少爲杜佑
所器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
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
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
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
我遂擢第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爲顏子復登制科授太子
校書郎以鄆尉直史館轉右拾遺左補闕史館脩撰遷司
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缺
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

次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爲湖南觀察使方傳師與脩憲宗實錄未成監脩杜元穎因建言張說令狐峘在外官論次國書今彙史殘課請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寶曆二年入拜尚書右丞復出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慎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嘗擇郎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莅以廉靖聞入爲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贈尚書傳師性夷

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屬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帑無儲錢鬻宅以葬子詢字誠之亦能文辭會昌初第進士補渭南尉累遷中書舍人出爲浙東觀察使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咸通四年爲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安奴私侍兒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爲亂夜攻詢滅其家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劉潼代爲節度馳至剗奴心祭其靈坐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拏

繁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
之人隨世哀掇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
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爲永愾者矣又舊史之文猥
釀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
騁耶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遠
耶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歟自韓愈爲順宗
實錄議者閔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乃知爲史者亦難言
之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米可信已

列傳第五十七

二郭兩王張牛列傳第五十八

唐書一百三十二

宋 祁 奉

勅 撰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開元初錄軍閥遷累右驍衛將軍兼
北廷都護金山道副大總管明年突厥默啜子同俄特勒
圍北廷虔瓘飭壘自守同俄單騎馳城下勇士狙道左突
斬之虜亡酋長相率丐降請悉軍中所資贖同俄死聞已
斬舉軍慟哭去虔瓘以功授冠軍大將軍安西副大都護
封潞國公建募關中兵萬人擊餘寇遂前功有詔募士給
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常湊上言漢徙豪族以實關中
今畿輔戶口逋耗異時戎虜入盜丁壯悉行不宐更募驍

勇以空京甸資荒服萬人所過遞馱熟饗亘六千里州縣安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其補幾何儻稽天誅則諉大事不省旣而虔瓘果不見虜還遷涼州刺史河西節度大使進右威衛大將軍四年春家奴八人有戰功求爲游擊將軍宰相劾其恃功亂綱紀不可聽罷之陝王爲安西都護詔虔瓘爲副虔瓘與安撫招慰十姓可汗使阿史那獻數持異交訴諸朝玄宗遣左衛中郎將王惠齋詔書諭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衆以虔瓘獻宿將當捨嫌窒隙戮力國家自開西鎮列諸軍戍有定區軍有常額卿等所統蕃漢雜之在乎善用何必加

募或云突騎施圍石城獻所致也葛邏祿稱兵虔瓘所沮也大將不協小人以逞何功可圖昔相如能詘廉頗寇恂不吝賈復宜各曠然終承朕命今賜帛二千段及佗珍器俾諒朕意虔瓘奉詔久之卒軍中以張孝嵩爲安西副都護孝嵩偉姿貌及進士第而慷慨好兵在安西勸田訓士府庫盈饒徙太原尹卒以黃門侍郎杜暹代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晉昌人長七尺後臂虎口以格鬪功累補秦州三度府果毅從郭虔瓘破突厥有功加右驍衛將軍封介休縣公吐蕃將全達延乞力徐寇渭源盜牧馬詔知運與薛訥王峻等相犄角敗之進階冠軍大將軍兼

臨洮軍使封太原郡公賜資萬計徙隴右諸軍節度大使
鄯州都督突厥降戶阿悉爛跌思泰率衆叛執單于都
護張知運詔以朔方兵追擊至黑山呼延谷敗之虜棄仗
走取副都護還詔知運兼隴右經略使營柳城開元五年
大破吐蕃獻俘京師明年復出將輕兵丙夜至九曲獲精
甲名馬犛牛甚衆既獻獲詔分賜文武五品以上清官及
朝集使三品者進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六州胡康待賓
反率王峻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帛九
年卒于軍年五十五贈涼州都督知運屯西方戎夷畏憚
與王君奭功名略等時號王郭帝詔中書令張說紀其功

於墓碑上元中配饗太公廟永泰初謚曰威子英傑英又
英傑字孟武爲左衛將軍幽州副總管開元二十三年長
史薛楚玉遣英傑與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帥萬騎
及奚衆討契丹屯榆關契丹酋長可突于拒戰都山下奚
衆貳官軍不利知義守忠引麾下遁去英傑克勤力戰死
其下尚六千人殊死戰虜示以英傑首終不屈師遂殲
英又字元武以武勇有名河隴間累遷諸衛員外將軍哥
舒翰見之曰是當代吾節制者祿山亂拜秦州都督隴右
採訪使賊將高嵩擁兵入汧隴英又僞勞之且具饗旣而
伏兵發盡虜其衆至德二載加隴右節度使召還改羽林

軍大將軍掌衛兵以喪去職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
英又統淮南節度兵賊叩陝虢又攻陝西節度潼關防禦
使進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使代宗即位以檢校戶部
尚書兼大夫雍王率諸將討賊洛陽留英入殿于陝東都
平權知留守無檢御才其麾下與朔方圍紇遂大掠都城
及鄭汝環千里無居人以功實封三百戶召拜尚書右僕
射封定襄郡王日驕蹇爲侈汰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
未幾嚴武死成都乃拜劔南節度使自以有內主故肆志
無所憚初玄宗在蜀時舊宮爲道士祠冶金作帝象盡繪
乘輿侍衛每尹至先拜祠後視事英又愛其地勝選輒壞

繪像自居之衆始不平又教女伎乘驢擊毬鈿鞍寶勒之
它服用日無慮數萬費以資倡樂去嘗問民間事爲政苛
暴人以目相謂怨崔寧不已同也出兵襲寧不克寧因人
之怨率麾下五千直擣成都英又拒戰衆皆反戈內攻乃
奔簡州次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斬首送寧遂屠其家
王君奐字威明瓜州常樂人初事郭知運爲別奏累功至
右衛副率知運卒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將軍
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四年吐蕃酋悉諾邏寇大斗拔谷
君奐聞其怠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度青海襲破之以
功遷大將軍封晉昌縣伯拜其父壽爲少府監聽不事君

奚凱旋玄宗宴君奚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俄而吐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壽殺居人取資糧進攻玉門軍使人斬君奚曰將軍常自以忠勇今不一進戰柰何君奚登陴西向哭兵不敢出初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世爲酋長君奚微時數往來爲所輕及節度河西回紇等頗鞅鞅恥爲下君奚怒數督過之旣怨望潛遣人至東都言狀君奚間驛奏四部有叛謀帝使中人即訊回紇不能自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灤州渾大得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廬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而承宗黨瀚海州司馬護

輸等益不平思有以復怨會吐蕃使問道走突厥君奚率騎到肅州掩取之還至甘州護輸阻兵發奪君奚節殺左右親吏剖其心曰是始謀者君奚引帳下力戰兵盡乃死輸欲以尸奔吐蕃追兵至乃棄尸去帝痛惜之贈特進荊州大都督以喪還京師官護其葬詔張說刻文墓碑帝自書以寵之始吐蕃寇瓜州分遣莽布支攻常樂令賈師順乘城守俄而瓜州陷悉諾邏并兵攻之數日虜衆有姻家在城中使夜見師順曰州已失守虜悉衆來孤城渠可久不早降以全噍類乎師順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數日又說師順曰明府不降吾衆且還宜有以贈我師

順請脫士卒衣襦悉諾邏知無有乃夜徹營去毀瓜州城師順開門收器械復完守備吐蕃果使精騎還襲見有備乃去以功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師順岐州人終左領軍將軍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姿幹瓌壯慷慨尚節義善騎射以平樂府別駕從郭虔瓘守北庭突厥侵輪臺遣守珪往援中道逢賊苦戰斬首千餘級禽頡斤一人開元初虜復攻北庭守珪從僂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輪臺夾擊賊再遷幽州兵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爲刺史器之引與共榻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爲國重將願

以子孫託可僚屬相期邪稍遷建康軍使王君奭死河西震懼詔以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礮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脩復位署招流冗使復業有詔以瓜州爲都督府即詔守珪爲都督州地沙壻不可藝常緒雪水溉田是時渠竭爲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昔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防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遷鄯州刺史隴右節度使徙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加採訪處置等使契丹

奚連年梗邊牙官可突于胡有謀者前長史趙含章薛楚
玉等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
九廟契丹酋屈刺及突于恐懼乃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
遣右衛騎曹王悔詣部計事屈刺無降意徙帳稍西北密
引突厥衆將殺悔以叛契丹別帥李過折與突于爭權不
叶悔因間誘之夜斬屈刺及突于盡滅其黨以衆降守珪
次紫蒙川大閱軍實賞將士傳屈刺突于首於東都二十
三年入見天子會籍田畢即酺燕爲守珪飲至帝賦詩寵
之加拜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賜金綵授二子官詔
立碑紀功久之復討契丹餘黨于捺祿山鹵獲不訾會得

將趙堪白真陀羅等彊使平盧軍使烏知義度湟水邀叛
奚且蹂其稼知義辭不往真陀羅矯詔脅之知義與虜鬪
不勝還守珪匿其敗但上克獲狀事頗泄帝遣謁者牛仙
童按實守珪逼真陀羅自殺厚賂使者還奏如狀後仙童
以贓敗事逮守珪以功貶括州刺史疽發背死子獻誠
獻誠天寶末陷安祿山後僞署後事史思明將兵數萬守
汴州東都平史朝義走獻誠汴獻誠不內籍所統兵以州降
詔即拜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改寶應軍左廂兵馬使更
封鄧國公既來朝代宗禮賜充渥擢山南西道節度使討
南山劇賊高王禽之俄兼劍南東川節度使時崔岷殺郭英

又獻誠率衆戰梓州大敗大曆三年以疾歸京師舉其弟獻恭自代以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病甚固已辭位卒始獻誠喜功名爲政寬裕有機略雖古制變而簡廉不逮於父從弟獻恭數有軍功以右羽林軍平代爲節度使大曆末破吐蕃於岷州久之拜東都留守未遷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上還詔書苦爭獻恭見帝曰高所奏宜聽帝不答須臾前曰高乃陛下良臣當優異之上遂不徙杞世咨其不撓子煦積閹亦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振武軍逐節度使李進賢屠其家及判官嚴敬憲宗怒詔煦以本軍進討許以便宜賜練三萬爲軍資

河東王鐔遣兵五千爲援煦入捕亂卒蘇國珍等數百人誅之卒贈太子太保

獻誠從弟獻甫以軍功試光祿卿殿中監從河中節度使賈耽討梁崇義有勞德宗西幸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遷至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悅安貞元四年代韓游瓌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憚獻甫嚴因游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爲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於是斷山浚塹選巖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獻甫遣兵馬使魏荒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

人寇十二年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開元二
年吐蕃寇隴右詔隴右防禦使薛訥率杜賓客郭知運王
峻安思順禦之以海賓爲先鋒戰武階追北至壕口殺其
衆進戰長城堡諸將媚其功按兵顧望海賓戰死大軍乘
之斬賊萬七千級獲馬七萬牛羊四十萬玄宗憐其忠贈
左金吾大將軍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授尚輦奉御人見
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
名養禁中肅宗爲忠王帝使與游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
上與論兵應對逢蠶起帝器之曰後曰爾爲良將試守代州

別駕大猾閉門自歛不敢干公數以輕騎出塞忠王言於
帝曰忠嗣敢闖恐亡之由是又還信安王禕在河東蕭嵩
出河西數引爲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讎志詔不得特將
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
襲虜會贊普大會閱武鬱標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
略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累遷左威
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與皇甫惟明輕重不得構
忠嗣罪貶東陽府左果毅河西節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
新羅城有言忠嗣才者希望以聞詔追赴河西進拔其城
忠嗣錄多授左威衛郎將專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欲取富

新城晨墜官軍陣衆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賊衆囂相蹂軍虜翼掩之虜大敗拜左金吾衛將軍領河東節度副使大同軍使尋爲節度使二十九年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天寶元年北討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會而還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畧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彊特文降耳乃營木刺蘭山謀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徙河東節度使進封縣公忠

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何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爲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克物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亶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又授一子五品官後數出戰青海

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墨離平其國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讎所失請厲兵馬待豐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撻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不如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

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名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初在朔方至玄市輒高價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

馬寢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
軍迄天寶末益滋息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
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
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
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
勝吒哉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初爲縣小史令傅文靜器之會爲隴
右營田使引與計事積功遷洮州司馬河西節度使王君
奘召爲判官君奘死仙客獨得免蕭嵩代節度復委以軍
政仙客清勤不懈接士大夫以信及嵩還執政因薦之稍

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知節度留後事俄爲節度使開
元二十四年代信安王禕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始在河西
畵事省用倉庫積鉅萬器械犀銳崔希逸代之即以聞帝
令刑部員外郎張利馳傳覆視如狀帝悅將用爲尚書宰
相張九齡持不可乃封隴西郡公實封戶二百李林甫探
知帝旨稱其材會九齡罷故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知門下事遙領河東節度副大使爲相謹身無它與時
沈浮唯唯恭愿前後錫與緘度不敢用百司諮決無所處
可輒曰如令式帝旣用仙客知時議不歸乘間以問高力
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詵

蓋惠言也有為詈言者詈以為實喜甚久之封豳國公加左相卒贈尚書右丞相諡曰貞簡

二郭兩王張牛列傳第五十八

宇文章楊王列傳第五十九

唐書一百三十二

宋 祁 奉

勅 撰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平昌公攷裔孫祖節明法令貞觀中為尚書右丞謹幹自將江夏王道宗以事請節節以聞太宗喜資絹二百勞之曰朕比不置左右僕射正以公在省耳永徽初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寧為侍中坐房遺愛友善貶桂州卒融明辨長於吏治開元初調富平主簿源乾曜孟溫繼為京兆賢其人厚為禮時天下戶版刻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間里詭脫繇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取匿戶

美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爲覆田勸農使鉤檢帳符得僞勳
亡丁甚衆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韋沁
裴寬班景倩庫狄履溫賈晉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假
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
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足歲終美
錢數百萬緡帝悅引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
無擾張空最務多其獲而流客頗脫不止初議者以生事
沮詰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舉又集羣臣
大議公卿雷同不敢異唯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
百姓困弊得不酬失瑒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

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後上臺省臺省須其意乃行下融
所過見高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感涕者使還言狀帝
乃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發斂官司
勸作農社使貧富相恤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趨
刈穫流亡新歸十道各分官屬存撫使遂厥功復業已定
州縣季一申牒不須挾名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每建白
說輒引大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
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爲
會帝封太山還融以選限薄冬請分吏部爲十銓有詔融
與禮部尚書蘇頲刑部尚書常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散

唐書傳五十九
二
騎常侍徐堅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荊州長史韋
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丘分總而不得參事一
決於上融奏選事說屢卻之融怒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
等廷劾說引術士解禱及受賕說由是罷宰相融畏說且
復用訾詆不已帝疾其黨詔說致仕放隱甫于家出融爲
魏州刺史方河北大水卽詔領宣撫使俄兼檢校汴州刺
史河南北溝渠隄堰決九河使又建請墾九河故地爲稻
田權陸運本錢收其子入官與役紛然而卒無成功入爲
鴻臚卿兼戶部侍郎明年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久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爲右丞

相裴耀卿爲戶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
人而性卞急少所推下旣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
而神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信安王禕節度朔
方融畏其權諷侍御史李宙劾奏之禕密知因玉真公主
高力士自歸翌日宙通奏帝怒罷融爲汝州刺史居宰相
凡百日去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讓宰相曰公等曩
融惡朕旣罪之矣國用不足將柰何裴光庭等不能對卽
便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其息受贓饋狼藉乃貶融平
樂尉歲餘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
紹烈深文推證詔流于巖州道廣州遷延不行爲都督耿

仁忠所讓惶恐上道卒初融廣置使額以侈上心百姓愁恐有司寢失職自融始帝猶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其後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子審字審融之貶也審與兄弟侍毋京師及聞融再貶不告其家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于巖州後擢進士第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架以高庫度杖長短又鑄銅爲規齊其巨細楊國忠顓政殺嶺南流久以中使傳口勅行刑畏議者嫉其酷乃以審爲嶺南監決處置等使活者甚衆後終和永二州刺史

韋堅字子全京兆萬年人姊爲惠宣太子妃妹爲皇太子

妃中表簣盛故仕最蚤繇祕書丞歷奉光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稟歲終增鉅萬玄宗咨其才擢爲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闕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汜隋常治之堅爲使乃占咸陽壅渭爲堰絕灞漑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漑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于下鑿爲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爲升樓詔羣臣臨觀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爲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繡會稽則羅吳綾絳紗南海瑇瑁象齒珠琲

况香豫章力士甕飲器茗鎗金宣城空青石綠始安蕉葛
蚌膽翠羽吳郡方文綾船皆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絕關中
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先是人間唱得體紇那歌有揚
州銅器語開元末得寶符於桃林而陝尉崔成甫以堅大
輸南方物與歌語叶更變爲得寶歌自造曲十餘解召吏
唱習至是衣缺勝衫錦半臂絳冒額立艦前倡人數百皆
巾幘鮮治齊聲應和鼓吹合作船次樓下堅跪取諸郡輕
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上百牙盤食府縣教坊音樂迭
進惠宣妃亦出寶物供具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官屬
賞有差蠲後人一年賦舟工賜錢二百萬名潭曰廣運堅

進兼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等使又兼御史中丞封韋城
縣男堅妻姜皎女李林甫舅子也初甚昵比旣見其寵惡
之堅亦自以得天子意銳於進又與左相李適之善故林
甫授堅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慎矜代之堅失職稍怨望
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數於帝前短林甫稱堅才林
甫知之惟明故爲忠王友王時爲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
明與堅宴集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且謀立太子有詔
訊鞠林甫使楊慎矜楊國忠王鉷吉溫等文致其獄帝惑
之貶堅縉雲太守惟明播州太守籍其家堅諸弟訴枉帝
大怒太子懼表與妃絕復貶堅江夏別駕未幾長流臨封

郡弟蘭爲將作少匠冰鄠令芝兵部員外郎子諒河南府
戶曹皆謫去歲中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就殺之殺惟明於
黔中惟堅妻得原從坐十餘人倉部員外郎鄭章右補闕
內供奉鄭欽說監察御史豆盧反楊惠嗣薛王瑁皆免官
被竄堅始鑿潭多壞民冢墓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
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鉤索堅罪捕治舟夫漕史所在獄皆
滿郡縣剝斂償輸賁及隣伍多裸死牢戶林甫死乃止
楊慎矜隋齊王暕曾孫祖正道從蕭后入突厥及破頡利
可汗乃得歸爲尚衣奉御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
嚴辯自名開元初爲太府卿封弘農郡公時御府財物美

積如丘山隆禮性詳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楊
卿者號無不精麗歲常愛省數百萬任職二十年年九十
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慎矜沈毅任氣健而才初爲汝陽
令有治稱隆禮罷大府玄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
慎餘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
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爲含嘉
倉出納使被眷尤渥慎矜遷侍御史知雜事高置風格始
議輸物有汙傷貴州縣償所直轉輕齎入京師自是天下
調發始煩天寶二年權判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太府出
納如故於時李林甫用事慎矜進非其意固讓不敢拜乃

授諫議大夫兼侍御史更以蕭諒爲中丞諒爭輕重不平
罷爲陝郡太守林甫知慎矜爲已屈卒授御史中丞兼諸
道鑄錢使韋堅之獄王鉷等方文致而慎矜依違不甚力
鉷恨之雖林甫亦不悅鉷父與慎矜外兄弟也故與鉷狎
及爲侍御史繇慎矜所引後遷中丞同列慎矜猶以子姓
畜之錢負林甫勢滋不平會慎矜擢戶部侍郎仍兼中丞
林甫疾其得君且逼已乃與鉷謀陷之明年慎矜父冢草
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而
坐林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慎矜居臨汝置田爲後計
會婢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

田十頃慎矜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忠
留宮中寢侍左右帝嘗問所從來婢奏爲慎矜家所賣帝
曰彼乏錢邪對曰固將死賴史敬忠以免帝素聞敬忠挾
術間質其然婢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廷中步星變夜分
乃去又白馱勝事帝怒而婢漏言於楊國忠國忠鉷方睦
陰相語始慎矜奪鉷職田辱詬其母又嘗私語識書鉷銜
之未有發也至聞國忠語乃喜且欲嘗帝以取驗異時奏
事數稱引慎矜帝悖然曰爾親邪母相往來鉷知帝惡甚
後見慎矜輒慢侮不爲禮慎矜怒鉷乃與林甫作飛牒告
慎矜本隋後蓄識緯妖言與妄人交規復隋室帝方在華

清宮聞之震恐收慎矜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昊大理卿
李道邃殿中侍御史盧鉉楊國忠雜訊馳遣京兆士曹參
軍吉溫繫慎餘慎名於洛陽獄考治捕太府少卿張瑄致
會昌傳舍劾瑄與慎矜共解國讖榜掠不服鉉遣御史崔
器索讖書於慎矜下妻臥內得之詎曰逆賊所實固密今
得矣以示慎矜慎矜曰它日無是今得之吾死命矣夫溫
又誘敬忠首服詰言慎矜不能對有詔杖敬忠賜慎矜瑄
死籍其家子女悉置嶺南姻黨通事舍人辛景奏天馬副
監万俟承暉閑廐使殿中監韋衢等坐竄徙者一餘族所
在部送近親不得仕京師遣御史顏真卿馳洛陽決獄慎
餘慎名聞兄死皆哭旣讀詔輟哭慎名曰奉詔不敢稽死
但寡姊垂白作數行書與別真卿許之索筆曰拙於謀已
兄弟併命姊老孤筦何以堪此遂縊手指天而絕慎矜兄
弟友愛事姊如母儀幹皆秀偉愛賓客標致不凡著稱於
時慎名嘗視鑑歎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此才欲見容當
世難矣胡不使我少體弱邪世哀其言寶應初慎矜王琚
韋堅皆復官爵

王鉷中書舍人璿側出子也初爲鄆尉遷監察御史擢累
戶部郎中數按獄深文玄宗以爲才進兼和而和糴長春
宮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京畿關內採訪黜陟使林甫

方興大獄撼東宮誅不附已者以鉞險刻可動以利故倚
之使鷲擊狼噬鉞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斂嚮天子意
人雖被蠲貸鉞更奏取脚直轉異貨百姓間關輸送乃倍
其賦又取諸郡高田爲租庸脚士大抵貨業皆破督責連
不賴生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
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鉞迎帝旨歲進錢鉅億
儲禁中以爲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鉞有富國術
遇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閑廩使
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羣牧度支營田使天寶八
方士李渾上元元太白老人告玉版秘記事帝詔鉞按

其地求得之因是群臣奉上帝號明年鉞爲御史大夫兼
京兆尹加知總監裁接使於是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
鉞於第左建太院文書叢委吏爭入求署一字累數日不
得者天子使者賜遺相望聲焰薰灼帝寵任鉞亞林甫而
楊國忠不如也然鉞畏林甫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
白事稍自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鉞至
趨進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鉞語久祿山益恭故林甫雖忌
其盛亦以附已親之子準爲衛尉少卿以鬪雞供奉禁中
林甫子岫亦親近準驕甚凌岫出其上過駙馬都尉王繇
以彈彈其中折玉簪爲樂旣置酒永穆公主親視供具萬

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隣等候準經過饌具倡樂必素辦無敢違意鉞事嫡母孝而與弟鐸友愛鐸疾鉞宦達常忿慢不弟鉞終不異情鐸歷戶部郎中鉞與鐸召術士語不軌術士驚引去鉞畏事泄託他事捕殺之以絕口王府司馬安定公主子韋會竊語於家左右往白鉞鉞遣季隣收會長安獄夜縊死以尸還家會姻屬權近而惕息不敢言鉞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爲中丞也與楊國忠同列用林甫薦爲大夫故國忠不悅鐸與邢綽善綽鴻臚少卿壽子也以功名相期鉞因鐸亦交綽十一載四月綽與鐸謀引右龍武軍萬騎燒都門誅執政作難先二日事覺帝召

鉞付告牒鉞意鐸與綽連故緩其事但督兩縣尉捕賊賈季隣逢鐸於路鐸謂曰我與綽有舊今反恐妄相引君勿受旣至綽與其黨持弓刃突出格鬪鉞與國忠繼至綽黨相語曰勿鬪大夫或白國忠曰賊語陰相謂不可戰會高力士以飛龍小兒甲騎四百至斬綽盡禽其黨國忠奏鉞與謀帝不信林甫亦爲鉞言故帝原鐸不問然欲鉞請鐸罪使國忠諷之鉞良久曰弟爲先人所愛義不欲捨而謀存帝聞頗怒而陳希烈固爭當以大逆鉞未知方上表自解有詔希烈訊鉞矣有司不肯通奏鉞見林甫林甫曰事後矣俄而鐸至國忠問曰大夫與否未及應侍御史裴冕

叱鐸曰上以大夫故官君五品君爲臣不忠爲弟不誼大
夫豈與反事乎國忠愕然曰與固不可隱不與不可妄鐸
乃曰兄不與獄具詔鐸杖死鉷錫死三衛尉冕請國忠以
其尸歸歛葬之諸子悉誅家屬徙遠方有司籍第舍數日
不能徧至以寶鈿爲井幹引泉激雷號自雨亭其奢侈類
如此鉷兄錫見諸弟貴戚不肯仕鉷彊之爲太子僕至是
貶東區尉死於道時人傷焉初鉷附楊慎矜以貴也而佐
林甫陷慎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鉷亦族矣盧鉉者本以御
史事韋堅爲判官堅被劾鉉發其私以結林甫又善張瑄
及按慎矜則誣瑄死至鉷得罪方爲閑廡判官妄曰大夫

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友覆貶廬江長史它日見
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卒死

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
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
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
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
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
費愈不貲計於是肅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
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
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

臣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
媚以相屠脅四族皆覆為天下咲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
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歛怨基亾則向所
謂利者顧不反哉鉞國忠後出橫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
思融云

宇文弼楊王列傳第五十九

